

“共同富裕与教育发展”系列报道之四



编者按:

乡村小规模学校地处偏远,部分学校面临师资、经费、设备配置短缺等发展困境。而办好这些小规模学校,既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应有之义,更是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之举。当前,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小规模学校如何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值得关注与探讨。

□本报记者 言宏

“小规模学校有必要存在吗?价值在哪里?这是未来学校的一种形态吗?”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部主任王烽提的这个问题,发人深思。

6月11日至12日,缙云县教育局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乡村教育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共同体年会,会议线上线下联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一线校长和有关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交流优秀案例,并分享各自的观点。

小班小校是一种未来学校的形态

在一些专家看来,小规模学校数在未来大约会占学校总数的五分之一。小规模学校将成为一个长久的存在,并会伴随着我们走进未来。

“人们常说学校应当成为乡村文明的中心,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文明和人力的支持。这并不是一句抽象空洞的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认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保留并办好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好农村

如何开展“有根”的教育?

小规模学校不仅是农村实现教育公平托底的需要,也是关注每一个学生,便于开展“有根”的教育及有个性特色教学的需要。

从前瞻性的视角来看,小班小校是一种未来学校的形态,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如缙云农村学校长坑小学引进乡土文化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如今,不少从长坑小学毕业的学生成了缙云婺剧团的主心骨。这深刻展示了农村的教育和社会文化发展之间互相支撑的关系。

“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扎根才能生长,当下就是未来,本地化就是国际化。

农村小规模学校除了满足一部分刚需,王烽认为,更重要的前瞻性的价值是小规模学校小班额管理代表未来趋势,我们可以探索小班教学和全科教学,实现学校的社区化发展,并探索生活教育。小规模学校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有便捷的条件,可以和社区、和家庭有效地沟通,建立一种血肉联系、亲情关系。而通过学校教育这样的纽带,能够让农村真正实现现代化。

办好小规模学校需要改变赛道

“乡村教育不振兴就难以实现乡村整体

的振兴,难以从根本上提高贫困人群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他认为乡村教育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乡村教育定位不准,处在应试水平低下和素质教育缺乏的矛盾中,教育质量不高,导致生源不断流失;二是乡村教育难以留住人,包括学生和教师;三是人才培养和乡村教育发展不匹配,乡村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的乡村人才,但现在没有人愿意学农,涉农人才严重缺乏。

朱永新认为,振兴乡村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一是根据乡村的特点,构建不同于城市教育的“自然—人文—灵活—小规模”的乡村教育;二是乡村学校也要努力构建自己的田园课程,培养熟悉乡村、热爱乡村,未来能够建设乡村的学生;三是要切实为乡村教育提供保障,在留住人上面下功夫;四是大力发展涉农的中等职业教育。

乡村教育不应该照搬城市教育,而是该有自身的独特内涵、价值和形式。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研究乡村教育的特点,准确地定位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明确乡村教育的培养目标,把乡村教育的重建放在优先的

地位,在制度、人才、财政上给予优先、合理的安排和配置。

要依托乡土文化、社会和自然,办好一批优质的基础教育学校。在农村改革中向乡村学校倾斜,大幅度地提高乡村教师岗位的薪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条件。设置农村高级教师岗位,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本土教师,增强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为乡村教师提供多元发展的空间,鼓励教师有教育发展的追求。同时发展好中等职业教育的涉农专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乡村人才。

总之,办好小规模学校需要教育治理的理念,需要激活各个治理主体。教育行政需要做好保障工作,有所为有所不为,给学校个性化发展留出空间;乡村学校需要改革,焕发学校活力;外界机构带资源对接需要融合当地文化,不做硬性植入;而家长也需要建立信心。

一百年以前,乡村的私塾先生是乡村文化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塑造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目前学校教师在村庄有话语权,能对治理一方区域有特殊作用,则不能完全以教育的投入产出来看村小的存在是否值得。

乡村小规模学校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



案例

有所为有所不为,守护乡村学校个性化自主发展

□缙云县教育局 章建升 吴丽明
刘勇武 樊旭彪

缙云县地处浙西南,是浙江省山区26县之一,财政支撑困难。缙云县教育局明晰角色定位,扎实推进协同育人,多方引进社会资源参与办学,助力乡村教育绿色发展。

绿色教育生态是由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家庭、社会等多方组成的。县教育局提出,教育行政部门是底线的守护者、方向的引领者、资源的整合者。行政管理不是负无限责任,做得越多越好,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守住底线,确保教育不偏航

一是守住法律底线。教育行政部门的首要工作是学习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师资培训、“控辍保学”督导检查、“一本作业本”专项检查,守住教育的法律底线,推进依法办学。让家长、学生、教育工作者真正拥有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价值感与幸福感,让教育真正回归到“人”。

二是守住道德底线。“身正为师,学高为范”,教师是“活的教科书”,一言一行都有着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教育应当坚持德育为先。不能违背道德原则来追求所谓的教育目标,不能把投机视为教育手段。

三是守住规律底线。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文件,都是教育规律的集中体现。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确保教育不偏航!

二、规范路径,从孩子的真实生活出发

县教育局以“从孩子的真实生活出发”为路径,推进学校与村庄、课程与生活、学习与成长相互融合。

村庄即学校,学校即村庄。一是聘请村党支部书记为学校副校长,带领村民用全村的力量办好学校。乡村有意义的场所,都是课堂。如章村小学把菜园、茶园和家园都变成了课堂。德者、能者,都是教师。如长坑小学聘请专业导游、婺剧爱好者、武术教练等作为学校技能教师。能让学习发生的事物都是课程。如河阳小学把小导游、剪纸、棋类、婺剧、武术、美术等拓展课程开到了村庄里面,把村庄有意义的故事都上升为课程。二是校长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带着师生共同建设村庄,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如官前小学开展“官前的未来,孩子的村庄”主题活动,学生代表参加村民代表大会,让他们从小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村庄,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源镇以“大源馒头”为特色,大源小学就以建立“馒头研究中心”项目为驱动,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教结合”的实践。

课程即生活,生活即课程。从日常生活入手,落实国家课程标准,让孩子生活、学习得更更有意义。如左库小学以“鸟儿偷吃麦子怎么办?”为话题,开展自然生命课。

学习是一个不断寻求自我成长的过程。学校一方面倡导学生为自己而学,鼓励他们为自己特有的兴趣、独特的思考、亲身的体验、独立的决定而学;另一方面,倡导学生为改变环境而学。如城北小学让学生自主申报和选择拓展课程,城北小学、坑沿小学、官前小学让学生参与设计或改造美术室、创客空间、研学馆等。

三、支持学校主体性和个性化发展

如果说守住底线,规范路径是有所为的话,那么支持学校主体性和个性化发展要有

所不为,不替代,不功利。

一是支持学校主体性自主发展。县教育局明确学校是独立法人,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尊重学校的主体性地位,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不替代学校去思考、去体验、去决定。乡村学校实验项目以敦朴公益基金会提出的“不一样、不淘汰、不评比”为原则,每个活动由学校自主决定是否参加,以什么样的方式参加。只要帮助学校创造条件,给予其空间,学校便能自主生长。

二是支持学校个性化自我发展。县教育局认为每一所学校都是不一样的,有着不一样的教师和学生、不一样的目标和节奏、不一样的体验与感受,所以不以暂时的、短期的、外在的目标强求学校。对学校提出的项目,县教育局竭力寻找相应专家给予支持和帮助,不强制学校进一步调做项目或完成任务,让每一所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有个性地发展。

四、选对校长,按下小微学校发展的升级键

一位好校长,往往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近年来,缙云采用自我推荐和专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选拔乡村小微学校校长。截至目前,已有体艺专业教师7人、市级专业骨干教师8人、城区学校中层3人,担任小微学校校长。

缙云还鼓励名师推荐小微学校校长人选,再组织考察和综合考量。因此,每位新提拔的校长有了一个强大的专业顾问团,每一所乡村小微学校有了合适的专业导师。县教育局下发缙云小微学校校长自我推荐通知,鼓励一线骨干教师和中层干部主动出列供组织挑选,为学校特色课程创建、校园

多元文化构建、学生全面素养发展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为提高小微学校校长的领导能力和专业水平,县教育局一方面采取“山海协作,师徒结对”等形式,鼓励校长积极向发达地区校长学习,汲取经验;另一方面,注重校本教研和县域培训,通过项目、工作坊等沉浸式、操练式培训,提升校长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理论水平。

缙云先后组建小微学校15校联盟和“新乡村教育实验共同体”,邀请敦朴公益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教育公益机构共同参与,由全县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教研员、教育局干部共同组建结对帮扶小组,形成了行政保障、专家引领、社会参与、上下联动等共同助力乡村小微学校建设的氛围。

五、多方支持,共创绿色教育生态圈

公益机构是教育资源的补充者、教育创新的呵护者、师生发展的陪伴者。为激发乡村学校办学活力,增强校长、师生的自信,县教育局通过讲座、调研、会议等统一校长教师思想,在充分发挥行政推动力量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力量合作。

一是与教育公益机构合作。目前,与县教育局合作的有10多家教育基金会。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各公益机构给缙云乡村学校带来资源价值超800万元。与公益机构合作,开拓了校长、师生的视野,激发了基层的积极性和内在活力。

二是请专业机构把脉。一方面,缙云是省教育厅教研室对口帮扶联系单位,近3年每年省教研室相关教研员都要送教到缙云;另一方面,缙云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教育专业机构合作,引领教育改革走向深入。



点评

缙云模式:不为培养少数能够跳龙门的“锦鲤”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
杨东平

未来的乡村学校应该是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是乡村文化的中心,乡村振兴的引擎,还应该是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的试验田,要让好的教育在乡村生根。缙云县的教育创新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现实案例,提供了一个典范。

缙云模式超越了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改善,也超越了地域的价值,具有更大的普世意义。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利用政策倾斜、经费支持,探索新时代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之路,让孩子就近上学,共享有质量的教育。在领导重视、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培养乡村教育家是改善农村学

校的治本之道。这在缙云非常突出,不拘一格地培养青年教师是基础,设立学科带头人,在专业教师中选拔一批有乡村情怀、有教育理想的青年教师担任校长,打破统一化的定式,使得乡村学校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缙云乡村学校的校长非常具有活力,而且也有办法来改善学校。缙云打破常规选派优秀教师担任校长的做法,是有创意的,值得深入评价。

第二,以学生为本,“养育+教育”。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低龄的农村孩子,学校给予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分数、考试和作业,而是一个安全的、文明的、温暖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比较多的农村学校,学校的养育人功能十分重要。这在全国是具有共性的。这贴近了教育的本意,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学习。这也接近了教育的另外一个核心观念,师生

关系就是教育质量。缙云促进了学校和乡村、教育和生活的融合,实现了村庄即学校的理想。缙云县章村小学有一个“芳华”项目,让小学生采访村庄80岁以上的老人,的确感人至深。老人也是乡村的历史,是下一代血脉相连的教育的载体;把老人的人生知识纳入到儿童的教育中;打造了一所全方位服务型的村小;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改善教育评价,平衡教育的两种功能。缙云提出“从孩子的真实生活出发”的建设思路,改变应试模式下的教育评价。不再把知识和技能学习作为唯一,而是让学生成为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终身学习者。事实上,学校里始终存在着两种性质的学习:一种是从教科书出发的书本知识的学习,所谓学科知识;另一种是人在学校环境中的自我发展和成长。因此,教育评价的核心就是要平衡知识学习和人的社

会化这两个过程,这两种教育功能。缙云有一所学校很有意思,提出了一个说法“60分万岁”,意思是学生达到60分就达标了。按杨振宁的说法,重点应该是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这所学校为孩子发展提供了空间。

我们要重新思考乡村教育的目标,教育要面向大多数儿童。宏观层面的评价是教育促进社会和社区发展的评价。学校教育的目标要从达到一定标准的考试成绩转变为让学生能够对社区的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用“达标+成长”来取代单纯的学业成就。

乡村的义务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少数能够跳龙门的“锦鲤”,而是要唤醒每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我们坚信,具有学习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农村孩子照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